



再叙前源

□ 王志强

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套《辞源》。

一套四本,16开,黑色硬壳封面,封皮上有凹凸花纹。

在我第一次可以进到图书馆里随意地找书时,老杨就告诉我,工具书不外借。老杨是图书管理员,此前是语文老师。他当了图书管理员,我才能来到这学校,我补的是他的缺。

图书馆搬到旧锅炉房时,老杨已不是管理员,到总务处管现金去了。管图书的成了陈老师。陈老师和我是一同来的。他让我把《辞源》搬走了,一句废话都没有。我把《辞源》摆在北窗台上,没事时就随手翻翻。有一天陈老师跟我说,《辞源》不能外借,老杨说的。不能让人家为难,我把书又搬回去了。

宿舍楼装修,门窗都换掉。拆掉门窗才发现,宿舍楼西北一间放了书。原来锅炉房拆了书就到这儿了。也不用管理员,锁头看着。书是用学校那辆推煤的海车推走的,推了一趟又

一趟,推到一个大储物间。储物间在两排旧教室中间,四周围了铁栅栏,铁皮顶。里面放旧桌椅、废暖气片、瓷砖、铁丝、笤帚、墩布等杂物,还放住宿生的自行车,两扇门用铁链子锁了。书堆在西北角。后来就没了后来。

那套《辞源》何时没了,到了何处,不得而知,学校都被合并了。

当时那套《辞源》要是不还呢?当时陈老师就是一说,也没订着要。再琢磨,还是还了好。不知道老杨知道了这事做何感想,老杨退了。

几年后,我花50块钱买了一本缩印本的《辞源》。买这本书之前,我已经买了一本缩印本《辞海》。二者之间有何区别,是我看见这本书时生出的疑问。以前翻看那套《辞源》,没注意这点。翻看这本书的出版说明,“1958年开始修订工作,根据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分工的原则,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见与《辞海》不一

样,就买了。买回来以后,用一块壁纸包了,和那本《辞海》放在一起,厚厚一摞。孩子问买这本书有啥用,我说锁宅。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我上班,老杨收拾办公桌准备去图书馆,课本、备课本、卷子等都按斤卖了,唯独将两本破旧的《辞海·语词分册》留给了毛老师。后来才知道,阅读古文可以查那两本书。这本书后来也不知所终,我自己买了两本。既然阅读古籍用《辞源》,为何这《辞海·语词分册》也可以?

疑问仅是疑问,一闪而过,没空儿研究它。

再后来我要买旧版本《辞源》了,因为版本问题需要查资料,顺便把这个疑问解决了。《辞源》1915年出版,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1936年出版,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源》本是屠龙刀,《辞海》一出,倚天争锋,一时瑜亮。1958年修订时,“《辞源》删去了老版本中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应用技术方面的语词,加强充实了语文性科目”,而《辞海》则被

定为综合性辞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成语、典故、人名、地名以及各个科学技术名词等等不一而足”。从此,各负其责。

因为学校的那套《辞源》,买了缩印本;因为我老家那套《辞源》,买了旧版的《辞源》。这都是在较劲,也有攀比的意思,往好里说叫有追求,叫圆梦。我仅对书如此。

2023年8月5日,天热,我在书市上逛。一家摊上有一套《辞源》,品相不错,琢磨着价也低不了,恐怕得以百计,翻翻就走了。转来转去,汗流一地,也没转上本书,就想回去。从《辞源》旁路过,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一句,“多少钱?”“八十!”摊主手指又出个八来,还抖两抖。“少了吗?”“大热天,给七十!”“五十。”“大哥你忒狠了,赔本啊!六十。”“成交!”

这套《辞源》是1979年出版的,与学校那套一样。黑色的封皮,凹凸的花纹,像梦。

拎着书往外走,觉不出热了,又买了个本来来贵的麻梨疙瘩。

飞头蛮和巨翅老人

□ 指尖



乘之机,因此夫人对她极为宠爱,连太守本人每次见到她,都会心旌摇曳。某日,太守趁夜深夜静溜出卧室,去女子休息的廊檐下找她,透过纱帐微弱的灯光,她的躯体之上,居然没有头颅。太守吓得大惊失色,以为她已被人害死,因惧怕引火上身,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卧室,辗转难眠。没想到,清晨时分,太守一觉醒来,却见美女下人一如往常在厨房忙碌,神情如常,并没有慌乱之色。他开始疑惑昨夜之事,不过恍然一梦。晚上,太守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哭闹不休,大家都手忙脚乱,不知谁说了一句:把那个人也叫醒吧。不久外面传来惊悚的喊叫,于是大家都看见了一个无头的女人,躺在那里,胸口起伏起伏。一直等到破晓之时,“她的头颅宛如鸟在天

空中漂浮,双耳犹如翅膀一样鼓动”,朝着静躺的身体飞去,最终落到枕头上,睁开双目,看到面前的众人,羞涩地坐起来。讲述一个现成故事,绝不是涩泽龙彦创作此篇之目的,小说中,他最终将会释放出属于自己的“飞头蛮”——尊来自希腊的大理石少女头像。在凌晨两点鬼怪出没的簾仓,灯光昏暗的书房,帘子后面,一对大理石的纤足,贝壳似的指甲微微泛出蔷薇色。“我”按捺不住,向帘子对面跑去,将有实感的女体和帘子一起揽在怀中,然后把帘子从她身上掀掉,果然,她的肩膀以上空空如也。于是,“我”将摆放在小桌上的大理石少女头像轻轻安在她肩头,头颅与肩膀惊人吻合。

据史料记载,西汉末年,王莽曾下令广招能工巧匠,其中一位工匠将羽毛插满头颅,又用绳索将用羽毛做成的两个巨翅绑在身上,从高处跳跃,竟然飞行了大约一百步之多。这个传说于近两千年之后,在小说《巨翅老人》中终于出现了。跟日本作家涩泽龙彦内敛、阴柔的表达完全不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将魔幻和浪漫色彩赋予了笔下这个拥有兀鹰般巨大翅膀的落魄老人。他像个乞丐,脑袋上仅留一束灰发,嘴巴里稀稀落落几颗牙齿,人们发现时,他躺在一滩污水里。起初人们从老人难懂的方言和一副航海人的好嗓音中猜测,他是遭到台风袭击的外轮上幸存的遇难者。后来通晓人间生死大事的女邻居却说:“这是一位天使,是为孩子来的,但是这个可怜的人实在太衰老了,所以无休止的雷雨,用三天的时间把他打落在地。”当人类真正亲眼看到长翅膀的完美之人时,想来心境是颇为复杂的,他们将长翅膀的渴望压在心底,一面可怜着这个另类形象的存在,一面又庆幸自己的随众和庸常。他们将老人从烂泥中拖出来,同母鸡一起圈在铁丝笼里,时刻监视他。人类的冷漠从来都是毫不掩藏的,即便是宣讲天

主的神父,也因老人难闻的气味和他悲惨的模样,断定老人绝非具有崇高尊严的天使,既然翅膀并非区别鹤鹰和飞机的本质因素,就更不能成为识别天使的标准,他提醒人们,“魔鬼一向善用纵情欢乐的诡计迷惑不谨慎的人”。那个拥有翅膀的人,那个谁都幻想成为的人,最终被唾弃、蔑视、戏谑、捉弄、欺凌——母鸡在啄食繁殖在他翅膀上的小寄生虫,人们拔下他的羽毛,向他投掷石头,用在牛身上烙印的铁铲去烫他……“他眼里噙着泪水,扇动翅膀,翅膀带起一阵旋风把鸡笼里的粪便和尘土卷了起来,这恐怖的大风简直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他充满悲伤,一动不动,翅膀上光秃秃的,连毛管都没有剩下。奇迹发生在几个月后,他的眼睛突然像火把点亮,翅膀上也开始长出粗大丰满的羽毛,在满天繁星的夜晚,他竟然唱起航海人的歌,所有这些,更像临死前的回光返照。直到有天上午,“埃丽森正在切洋葱块准备午饭,一阵风从阳台窗子外刮进屋来,她以为是海风,若无其事的朝外边探视一下,这时她惊奇地看到老人正在试着起飞。他的两只翅膀显得不太灵活,他的指甲好像一把铁型,把地里的蔬菜打坏不少。阳光下,他那对不停扇动的大翅膀几乎把棚屋撞翻。但是,他终于飞起来了。”

人类所具有的热爱和坚韧、执念和贪婪,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其优越的地位。而对异类的嫉妒、排斥,甚至打压和清除,也成为经常的事。那个长翅膀的人,那个显然比我们更完美的人,注定将被我们当作障碍物,清除出局。而生活依旧继续。我们做出刻苦不倦的样子,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奋力前行。只是,当我们乘坐飞机、降落伞、热气球等等飞行器,沿着既定的航线,满怀寂寞和隐隐失望,朝着目的地飞行时才明白,拥有一对长满羽毛的翅膀,在天空自由翱翔,将永远是一场无法企及的梦。

妙玉:瑞香蓓蕾破寒情(下)

□ 杜海红

侵雪开花花不侵

妙玉虽身入佛门,心却还在红尘,她不甘于过李纨那样槁木死灰的生活,而是执着于世间的一切美好。

中秋之夜,她偶遇联句的黛玉、湘云,便邀请二人进去喝茶,还为二人将诗巧妙结尾。三个貌美才高的女孩子,成为那夜中秋之夜里一道曼妙的风景,谁会刻意记住妙玉是个带发修行的尼姑?她分明先是个灵动美丽的少女!不但读者,便是妙玉本人,当时亦以闺阁女子自称,声称作诗不可“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

妙玉虽人在佛门,心却无处放置。“僧不僧,俗不俗”的评价其实也是妙玉纠结、摇摆之处。妙玉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妙龄少女,她原本应该像贾府千金那样待字闺中,可是命运却将她推入了空门。人说一人侯门似海深,佛门何尝不深呢?佛法里的万念皆空,妙玉做不到,她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她不过是个命运多舛的少女。这滚滚红尘中还有她太多的留恋与不舍,这些不舍注定了妙玉无法真正成为一个佛家弟子;同时,这万丈红尘又有太多的肮脏违心愿,又使她意难平。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在摇摆不定,她还太年轻,在与命运的拉扯中,她并没有习得佛教的真谛,更无法获得心灵的自在与解脱。她矛盾、

挣扎,自己与自己尚且无法和解,又如何习得众生平等与慈悲为怀呢?

因此,她可以将自己的五彩官窑小盖钟给贾母献茶用,也肯用“老君眉”来迎合贾母的喜好,却无法接受刘姥姥用她这个杯子喝了茶,洗茶杯的时候单独将这茶具摆出去。她甚至不如宝玉宽厚仁慈,宝玉尚且有一颗怜老惜贫的心,她对穷苦的乡野老嫗满心嫌弃,不见一丝怜惜。

她枯燥乏味的生活中,亦有少女的情思。她请钗黛喝体己茶,口口声声将宝玉排除在外,却把自己日常使用的杯子给宝玉用,这一细节使她备受诟病。是啊,刘姥姥用过的杯子她嫌脏,直接不要了,她自己的绿玉斗却给个男子用,着实惹人非议。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也不能将妙玉污名化,我宁愿相信,妙玉作为一个少女的纯净与自尊。宝玉不同于浊世须眉,与他的思想相比,他如宝似玉的外表反倒是不算什么了。宝玉体贴女子,呵护女子,他对妙玉的懂得使他可以成为妙玉的知己,既然如此,妙玉视她为自己人最自然不过的了。

“侵雪开花花不侵,开时色浅未开深”。琉璃世界的白雪红梅,傲立于陇翠庵中,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妙玉有梅的风骨,但是与红梅的艳丽又不同,妙玉身上更多的是冷傲。开在陇翠庵的红梅还会被宝玉讨了去插瓶供大家



观赏,而妙玉却是那样孤独,被迫远离了尘世繁华,像极了自开自落的瑞香花。

惆怅音尘难再会

妙玉的判词让人意难平:“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妙玉最

终不知道陷入了怎样的淖泥中?

《红楼梦》未完,妙玉最终的命运不得而知。可是她的判词与曲子都暗示了这个仙女一样高洁的女子与诸钗一样不得善终。甚至有人根据“风尘肮脏”推测妙玉堕入了风尘,流落烟花巷,对于这种说法,尽管觉得残酷至极,又无可辩驳。后四十回的续书中,妙玉被强盗迷晕抢走,最终不知所终,与前者相比,这种结局并不能使人稍微欣慰一点。而作为一个读者,除了扼腕叹息,我们又怎能怎样?

命运全然不讲理,妙玉总是让我想起黛玉和香菱。

巧得很,这三个女子都是姑苏人。黛玉自述从会吃饭起便吃药,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去未果,断言她若要病好,不能见父母家人之外的人,又不许见哭声。而香菱在甄士隐怀中时被和尚索要,直指其为“有命无运、累及父母”之物。黛玉与香菱没有出家,妙玉带发修行,可是殊途同归,她们都未曾逃过命运的捉弄。

黛玉泪尽而逝,香菱香魂归返,她们如花般美好,也如花般脆弱。“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闹,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无法否认,如无瑕玉般的妙玉终究陷落污泥,在污浊的人间挣扎,亦如同一朵瑞香花,败落了。

书单



《消失中的食物》
丹·萨拉迪诺(著)
文汇出版社

人类吃过的植物多达6000种,而如今50%的摄入能量来自水稻、小麦和玉米?全球每年宰杀700亿只鸡,但大多数是同一种鸡的后代?大西洋鲑鱼在产卵前逆流回到出生地的浪漫与悲壮逐渐消逝,而仅在苏格兰利文湖,养殖场就为1600吨鲑鱼制造了洄游的假象?无论来自哪里,我们喝下的啤酒中,每4罐里就有1罐出自同一工厂?

繁荣之下,是选择的贫瘠。除了美味,我们还将失去什么?每一种食物的消失都是蝴蝶效应的起点?作者寻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录40余种濒危的食物与传统工艺,如纪录片般揭露食物消失的赫然真相,也传递着温暖的希望。



《我还记得》
亦郁(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用一支画笔抵御遗忘。每天画一幅画,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备份记忆。这是亦郁和姐姐清雅、妹妹小妮合力照护身患阿尔茨海默病妈妈的真实故事。

以前“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变成了一个被剥离了记忆、情感和正常认知能力的懵懂老人。作为一名插画师,作者试图用绘画帮妈妈抵御遗忘、留存记忆。看到妈妈被画里以前的场景唤起回忆,开口说出“我还记得”,她深受触动,于是坚持每天给妈妈画一幅画。共同照护患病妈妈的过程中,三姐妹也在重新理解家庭与亲情、思考与探究生死观,逐渐懂得了,爱的本质是相互依存,照顾老人,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蓝色天堂》
毕淑敏(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是毕淑敏旅行散文代表作。十几年前,作者搭乘邮轮,完成在海上环游地球一周的壮举。在这场跨越四大洋的全球旅程中,作家对人生命运、世界光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她以一贯的睿智、平易,从心理学、医学、文学的角度观察和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历史、艺术、心灵在她的笔下实现了奇妙的融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体会到和世界最辽阔最亲密最生死与共的接触,风和雨,水和汽,古和今,生命和死亡……在这本书里,你可以一次性饱览不同种和地区的心灵史,建立认识世界的知识谱系。让初心燃烧吧,像一缕旷野中的清风,抵达圣洁的所在。